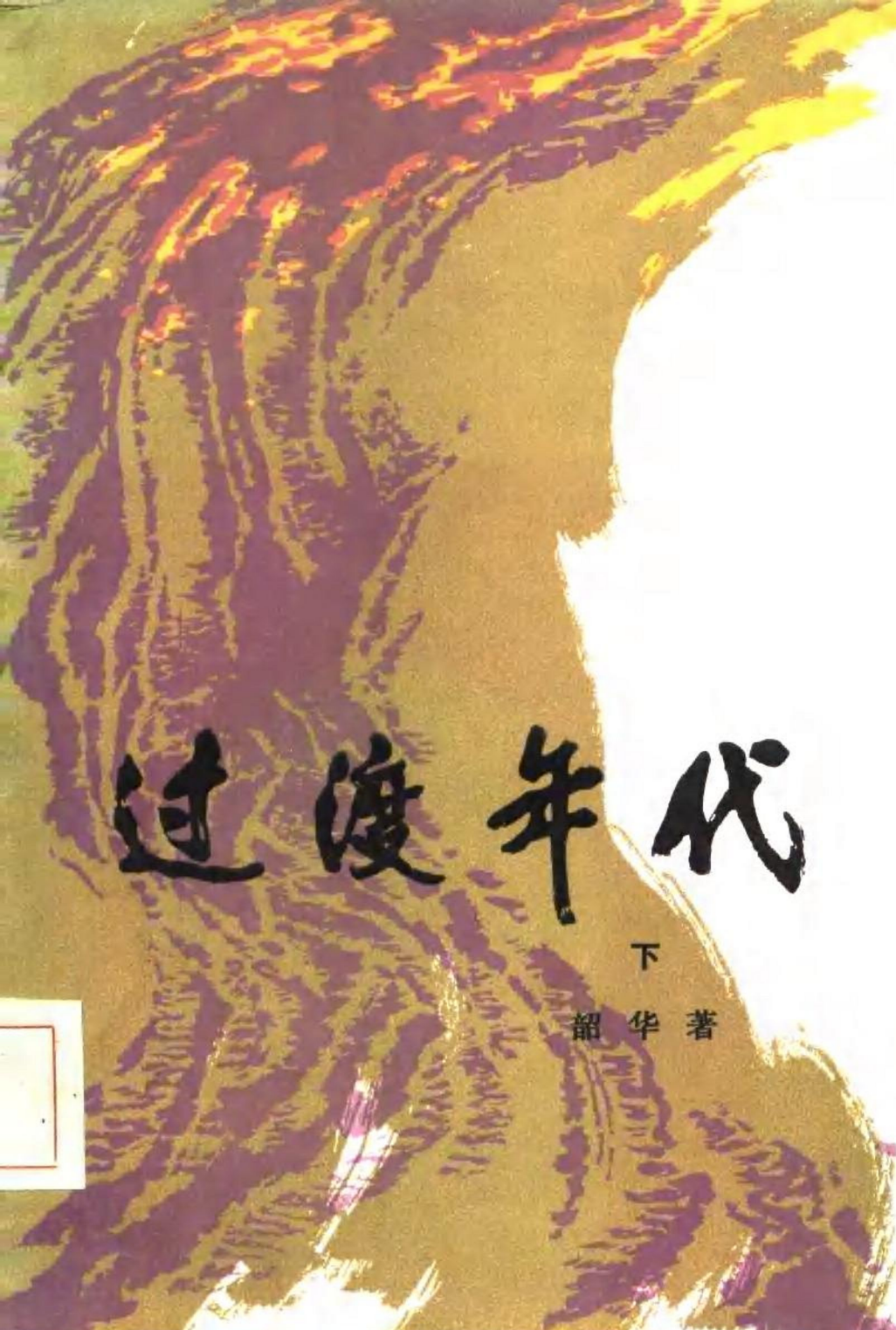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过渡年代

下
韶华 著

过渡年代_下

韶华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中国

第十八章

1

杨东明调到水库驻上海办事处，已经四个月了。所谓“办事处”是在锦江饭店长期租用了两间房子；工作人员也只有三个。两个采购员负责在这里采购非国家调拨物资；作为办事处主任的杨东明主要任务是到江南造船厂催促、检查二十条链斗式采沙船的建造和验收。

在这四个月内，杨东明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。他总觉得有人在他背上画了一个小王八，或者是给他戴一顶无形的脏帽子，无论到哪里，这两件东西都离不开他。他想不通：自己不就是给上级写了封信，真实地反映了水库工地的一些情况吗？为什么得到如此的结果？难道对错误，不闻不问，漠然置之，听之任之，就是对的？那么，一个共产党员，国家干部的责任感在哪里？就是意见提错了，不是也应该允许吗？在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传达前，他认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，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。他相信他们，崇拜他们。党中央反党集团的出现，他听到的那些传达报告，已经够他吃惊的了。因为这件事是毛主席、少奇同志直接处理的。他坚信不疑：他们确实是一些野心家，确实想夺取党

和国家的最高权力。但是，他怎能想到，他向秦局长提了意见，竟然和他们联系起来了呢？他既不认识他们，又没有按照他们的任何指示行事，他们是怎样“影响”了他这个普通党员，普通干部的呢？如果说，一个共产党员，出于好心，对本单位的领导，对工作，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就是“反党”，那么党章明文规定的党员的义务、权利又在哪里？……在战争年代，大家一心扑到打败敌人，夺取政权这一点上，对任何问题即使有不同意见，你找领导骂大街，领导恼火了，甚至拍着桌子叫喊“老子枪毙你！”但事过之后，仍然亲如兄弟；敌人打来一颗炮弹，彼此还会俯在对方的身上来保护同志。那么，现在，新中国建立已经五年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开始两年，上下级，同志之间的关系，怎么变得如此复杂了呢？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会发生？他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
从到上海以后，杨东明总觉得心中堵了一块什么东西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经常打饱嗝，甚至过一刻要呼一口长气才舒服一些。这已经成了一种毛病。

“事情不能这么完结！”杨东明愤愤地想，是非总不能永远颠倒下去。自己组织上服从了，但事实本身是不能象泥人一样让人们随便去捏的。于是，他又提起笔来，给省委、给水电部写、写、写，继续申述自己对工程的观点，申述对那次党委扩大会议的意见。如果省里、部里解决不了问题，他要直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。

他在上海，拜访过一、二个同志、同学，大家都觉得他冤枉，劝他不要离开水库，即使离开，也不能背着口黑锅离开。有谁知道那次党委扩大会议的批判，会不会装进他自己不能看到的档案里？不弄清是非，他是不走的。

在这几个月，杨东明想得很多的还有一个姜之萍。杨东明已二十八岁了，他从来还没有恋爱过。他不知用什么语言、方式表达爱情，也不知道女方向男人是怎样表达这种感情的。现在，当一切都过去了以后，他细细思量着他和姜之萍接近的种种情节，这是爱情吧？不然，为什么一想起这位女同志就觉得耳热心跳呢？为什么一和她呆在一起就觉得生活里充满了光明、温暖呢？他很难猜透姜之萍的心。这个善于关心体贴照顾别人的女同志，也许对自己并非因为有特别的感情。她对别人也是这样的关心吧？但是，那件毛衣，自己向她告别时她的困惑、缠绵、留恋的表示，那眼神，那口气，又标志着什么呢？特别是当他送还那件毛衣时，她的那句话：“连一件毛衣你都不肯接受，叫我还怎么样呢？”这不是表达她的全部情感了吗？在当时，他出于对他的不公平的批评与处理，没有细细地琢磨这句话的含义，而且，当时他决心要调离水库，和她不可能进一步的发展关系，他把毛衣退还给她。现在看，是他自己做得太过分了。

杨东明还反复琢磨了姜之萍送别他时最后的两句对话。姜之萍用渴望的眼睛看着他：“你会写信给我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也许我不会再回水库了。”……他思虑了一刻，要不要写一封信给她呢？……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还是等将来回到水库再把一切都说清楚吧！但是，有好多日子，写信的渴望却燃烧着他的心。他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？杨东明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自己既然已经拒绝了别人的情感，还能回头去乞求吗？可是，写一封普通的问候信，或者简单地告诉一下自己的情况总是应该的吧！他矛盾了很长时间，修改了好几遍，终于写成了下面一封信：

之萍同志：

我来上海转瞬两个月，工作尚称顺利。

在水库期间，承蒙多方关心，感激不尽。所表深情，使我浮想联翩，一定是自己虑多，可笑！

你近日工作、生活如何？甚念。心中积语很多，如日后能有暇畅叙，当一吐为快。

祝

好！

杨东明 十月三十日

杨东明反复看了几遍，改了几个字，又誊清了，装上信封，来到大楼门口绿色邮筒前。发？不发？他感到，自己手中捏的不是一封薄信，而是一颗炸弹，好象丢进去就会把邮筒炸坏似的。他站在那里，又犹豫了。“唉，发吧！不会有什么‘严重’后果的！”

当他刚要把信丢进邮筒的时候，办事处那个叫周德兴的采购员叫他：“杨主任！造船厂电话！”

杨东明一愣，象藏宝贝似的，把信装在身上回房间去接电话。接了电话，打开信封又反复推敲着信中的语句。他觉得“所表深情，使我浮想联翩”一句很不妥当。姜之萍和自己表白什么‘深情’了？她看了岂不反感或者叫她耻笑。还得再想一想……他又想了很久，决心将来到水库时，有机会和她面谈。不写什么信了，便把信撕碎，扔在字纸篓里。

世界上的事情是很怪的，往往一个偶然的因素，会决定或者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历程。如果不是采购员周德兴在杨东明正站到邮筒前面时催他接电话，或者早几分晚几分钟来这个电话，那

么杨东明这封信就发出去了。也正是在这一段期间，姜之萍在渴望着他的来信。当时，在姜之萍摇摆不定的情感的天平上，只要加上这封信的砝码，杨东明的、姜之萍的生活历程，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。以后的其他故事也就不能发生了。唉！周德兴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叫杨东明接电话呢？

十二月底，杨东明给水库工程局发了一个电报，说二十条采沙船已建造完成，试运良好，已经解体发运。明年四月即可在水库安装投产。过了两天，他接到一份电报：“杨东明同志，见电速归——工程局。”四个月来，他不知道水库发生了什么变化。他恨不能插翅飞回沸腾的工地。

临行前，他自己没什么要买的，但是，他觉得应该给姜之萍带点什么东西。他在南京路走遍了大小百货商店，买吃的，穿的，都觉得太俗气。后来，在永安商场买了一个计算尺，送给姜之萍，她会用得着的。如果她收下这个小小的计算尺，那么，他就决定要向她敞开自己的胸怀了。

2

陆希扬和姜之萍三四个月的新婚夫妇，虽然没有大的矛盾，总还断不了发生些口角。刚才他们发生的一次口角，是由姜之萍调动工作引起的。

因为姜之萍在溢洪道上班，每天要来往走十多里路，特别是上夜班，对一个年轻女同志，很不方便。同时，秦总对于赵媛这个总工程师室的秘书，越来越不满意；无论什么事情，她总有自己的主意，不那么驯服。秦总想换一个人。前一段他把赵媛派去输水道搞压力消能试验，近日又去搞“合理化建议委员会”，总工

程师室秘书一直空着。陆希扬没有和姜之萍商量，就把调她到总工程师室的意思和秦局长、秦总说了。经过两位领导的批准，他就去办了人事手续。今天吃过晚饭，陆希扬对姜之萍说：“明天你不必去溢洪道上班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姜之萍一面打着毛衣问。

“我跟局长、秦总请示，把你调到总工程师室了。”陆希扬微笑地看着妻子，满脸得意神情。

“嗨呀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呀？”姜之萍放下毛衣，心中有气。

“这么好的事，还用商量？以后，你再用不着每天走一二十里路上下班了！”

“这怎么能行呢？”姜之萍说：“现在溢洪道开挖进度很慢，我和几个工程技术干部正研究新的爆破方法。我还是这个课题组的组长呢！”

“那有什么了不起！”陆希扬说，“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？”仍然是满不在乎的口气，一脸得意的神情。

姜之萍怔怔地看着陆希扬。从他们结为夫妇起，姜之萍一直觉得陆希扬身上有她所不喜欢的东西，但到底不喜欢他什么，姜之萍总是捉摸不定。现在，她突然捕捉到了。就是他那种满不在乎的口气，一脸得意的神情。这口气，这神情，意味着什么，姜之萍还是想不透，但她讨厌它！回想一个多月以前，大坝河槽段发生火灾的时候，在姜之萍面前，他很苦闷了几天，甚至抱住她哭着说：“之萍，这可是天大的事故呀！弄不好我要受处分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！在火灾发生以前，我采取了很多措施呀！可是，再严密的措施，也难免发生事故！火灾发生当时，想到自己的责任，我真想跳到火海里，把自己烧死！我冲进去，救出了三个人，可是能补过失于万一吗？”此时，姜之萍十分同情他，认

为 he 是个好人，甚至是个英雄，说：“事故已经发生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总结经验，接受教训嘛！不管你受什么处分，我都能理解，谅解！你放心！”陆希扬抱着她，亲了又亲：“你真是我的好妻子，好战友！”

可是，过了两天，他突然对姜之萍说：“之萍，这下可好了，找到纵火犯了！只要是阶级敌人放火，一切就好说了！”接着把程贵才的事说了一遍。姜之萍乍一听，也觉得程贵才有很大嫌疑。他对共产党他有杀父之仇，陆希扬又撤了他的职，可以说放火有原因；失火当时，他行动又有疑点——但姜之萍又觉得缺乏更直接的证实材料。说：“有别的旁证吗？”陆希扬说：“嗨，对这种人，不能客气！抓起来关他几个月，什么都有了！”此时，陆希扬一反常态，表示出那种满不在乎，一脸得意神情。难道是阶级敌人放火，国家的损失就缩小了？没有了？他怎么只想自己的责任呢？这样，姜之萍反而觉得不同情他，进而很讨厌他了！陆希扬又进一步说：“你想想：失火那天夜晚，你是不是上夜班？溢洪道工地和筑坝工地只隔一个小山包，当时你去大坝没有？你见没见过程贵才？你应该认识他，标准的山东大汉，红脸庞，大眼睛，眉毛一拧很吓人的样子！当然，黑天半夜，乱哄哄的，认出一个人也不容易！如果，你看见他，他有什么行动……”姜之萍慢慢听出味道来了，正色说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陆希扬一笑：“你急什么？你看见就是看见，没看见就说没看见。我也不叫你去出证……”

从此姜之萍又觉得他有点可怕了！

现在，他没有和自己商量，就随便调动她的工作，姜之萍十分不满。不仅目前溢洪道需要她，而她根据吴升飞工程师的建议，和同志们一起研究的方案，已有了初步头绪，她也爱上了这项工作了。她说：“我不能离开溢洪道。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

员，我总得搞出点成果呀！现在，眼看就可以试验了，我怎能这时候调离？”

陆希扬不冷不热地笑了一声：“搞什么成果呀？你就当我的贤妻好了！”说着得意地晃着手中的工作调令。

“什么‘你的’？我什么时候成了‘你的’？”姜之萍觉得受到污辱，正色问。

陆希扬哈哈大笑：“之萍，难道你不是‘我的’？你早就是‘我的’了！”说着嘻皮笑脸地要去吻她，又是一脸得意神情。

不管姜之萍的性格多么柔弱，毕竟她是一个大学生，她有自己思想、主见。她一把推开陆希扬，站起来：“我讨厌！”

象这类小口角，经常发生。

3

杨东明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回到水库工地，天已蒙蒙黑了。在水库他没有家，原来工区那间主任办公室兼宿舍，也许被别人住了。况且，他现在已不是工区主任，他提着行李来到党委办公室。李琦琛秘书正在灯下写着什么，见杨东明来了，热情地握着他的手：“嗨呀，杨主任，你回来了，大家早就盼望你呢！”

杨东明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样？”

李琦琛说：“什么怎么样？——你走这四个来月，水库工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！——一言难尽。有机会再谈吧！”

杨东明说：“这次叫我回来，是调呢？还是汇报一下工作再回上海？”

李琦琛说：“新来了一位陶冶书记，李枫林书记也休养回来了。陶书记暂时住在柳树招待所二号房间。我已向招待所打了

招呼，你暂住七号房间。你找陶书记或李书记先谈谈再说。——要不要告诉食堂给你准备点饭？”

“在火车上吃过了。”杨东明说，“我先到招待所吧！”

杨东明来到柳树招待所，让服务员开了房门。打开行装，洗了个脸，来到二号房间。见灯关着，大概陶书记开什么会去了。他走出招待所，拐了个弯，前面就是女单身宿舍。原来，姜之萍就住在这里。他敲了敲门。“进来！”是局办公室胖王的声音。杨东明推开门，胖王惊讶地说：“啊，杨主任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刚到！”杨东明说着看见另一张床上，坐着一个女的，但不是姜之萍，那女的也用生涩的目光看他。

“姜之萍呢？”杨东明问。

“在局办公室呢！”胖王说，“就是陆主任那里……”

杨东明转身走出，走到局办公室门前，他站住了：我为什么匆匆忙忙地第一个先找她呢？也许是她正在开会，我该说什么？显然，目前还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既不是适当地点，也不是适当时间，还是等一切安顿妥当之后，遇上适当机会，再说吧！他隔着窗子，看见外屋灯亮着，那里原是一个小会议室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开会。里屋原来是陆希扬的住室，也亮着灯，但窗子挂着布帘，只听里边窸窸窣窣的动静，没有话语。姜之萍怎么会在这里？——先见见陆希扬也好。于是，他走进外屋，敲着里屋的小门：“笃笃！笃笃！”

“谁呀？”竟然是他熟悉的姜之萍温柔轻绵的回答。

杨东明走进去，姜之萍坐在床沿上正织毛衣，见进来的是杨东明，好象闯进来个不速之客，先是以惊讶的眼光看着他，继而眼光变得十分忧郁，红肿的眼睛眨了两下，好象里面蕴藏着泪水，说：“你……”然后，低下头，身架象散了似的，头慢慢低下来，

毛线随手扔在床上，双手把脸捂住了。

杨东明一直站在那里，有些茫然。他发现，室内的一切都很新鲜。在一面的墙壁上，还贴着一个“囍”字。他忽然明白了。只觉得头上“轰”的一声，好象遭到一个什么器具猛烈地一击，几乎栽倒在地，他扶着椅子靠背，摇晃了一阵身子，一下没有坐稳，还是滑到地上去了。

姜之萍听着椅子倒下的声音，松开手，急忙把他扶起来，恐惧地叫着：“你，你怎么了？”

杨东明急忙站起来，让自己镇定了一下，说：“没，没有什么！我，来找希扬……”又站了几秒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陆希扬正走进来，两人碰个满怀。陆希扬一愣：“啊！东明，你回来了？！”

杨东明看着陆希扬，喉头象塞了一块棉花，什么也回答不出来。陆希扬又说：“东明，我结婚了，本该写信邀你参加婚礼。可是，你离那么远，嘿嘿……”他笑着说。

杨东明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大步走出去了。陆希扬在后面喊着：“东明，东明！”杨东明没有答应。“由他去吧！”陆希扬想，转身进屋见姜之萍眼睛里含着泪水，严肃地问：“刚才杨东明来干什么了？”

“他刚从上海回来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你应该了解他！”姜之萍很气愤。

“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？”陆希扬讽刺地反问：“我进大门的时候，怎么弄得板凳叮当响！他为什么一句话不说，就逃跑似的走了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和他接近。我这个人可是很爱吃醋的！”

“嗡！”姜之萍觉得脑袋上受了致命的一击。是陆希扬泼了

她一身污水。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！她什么也说不出，冲出房门，消失在黑暗中，走了很远，还可以听到她捂着嘴，压低了哭声。陆希扬在后面保持一定距离尾追着。

姜之萍来到柳树招待所姜学政住的那个房间。一见父亲便扑在他的怀里大哭起来。姜学政问：“怎么了？你哭什么？”

姜之萍见了父亲，全部委屈都涌上心头，全部痛苦都通过这哭声倾泻出来。但是，陆希扬那些污辱她的话，她无法向父亲说出口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谁欺负你了？”姜总看着女儿，不象是受了一般委屈。

姜之萍仍然不说话。歪在父亲的床上，泪水把枕巾都浸湿了。这时，陆希扬走进来。姜总惶惑地问：“她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啦？”

陆希扬说：“爸爸，是这样：她原来在溢洪道工作，离工程局太远。现在天冷路滑，特别是女同志，上下夜班又不方便。局总工程师室又缺个秘书，想把她调去。我跟局长说了说，因觉得是件好事，没有和之萍商量，就给她办了调转手续。谁知，她正搞一个科研题目，不同意来。我们吵了几句。我的话说重了些……”

“噢！”姜总松了一口气说，“你知道我女儿的气量小，受不得重话……”

“是，是！我的话是说重了一些，对她不够尊重！”

“听他说的多么轻松！难道他的话仅仅是‘重了一些？’我气成这个样子，他还那么心不在焉，显然对我没有真的情感……”姜之萍哭得更厉害了，周身抽动，两拳紧握，姜总一摸，手有些发凉，眼睛死死盯着一个方向，眼光都直了。姜总慌了神：“之萍，

之萍！你怎么了？”

陆希扬也觉得问题严重，忙叫着：“之萍，之萍！是我不对，是我的不对！我说错了的话，我收回！永远不说那话，还不行吗？你若不愿意调，我就把人事手续废了……”说着掏出调转姜之萍的人事手续，撕得粉碎，扔在地上，还踩了几脚。

姜之萍的哭声小了一些，好象经过一阵暴风骤雨，变成毛毛细雨。但仍然一言不发，一面擦着泪水，抽泣着。

陆希扬说：“之萍，我承认错误！有天大过错，你还能不原谅我吗？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有嘴无心……”说着挤出两滴泪水。

姜总开导着女儿说：“天底下没有不吵架的夫妇。希扬也承认他不对了，该互相谅解才是！”

陆希扬又赔了半天情，姜之萍才跟他回去了。

4

杨东明大步回到招待所自己的房间，颓然坐在床上，两手捂着脑袋。姜之萍哭得红肿的眼睛，含着眼泪默默打毛衣的身影，贴在墙上的掉了一个角的“囍”字；陆希扬嘻嘻的笑声，得意的面容……这些画面和他想象出来的一些画面，叠加在一起，形成几堵墙壁，从四面向他挤压过来，弄得他透不过气。他觉得，如果他再在这里呆下去，这些墙壁一定会把他挤得粉碎。他逃跑似的离开招待所，沿着通向大坝工地的公路，踽踽前行。

此时，天气很冷，偶尔有几个下班晚了的职工从大坝那里往回走。杨东明靠路旁走着，踩得积雪嘎吱嘎吱响。每走几步，他用脚踢一下积雪，好象那里埋着什么东西，连脚都踢痛了，还在一面走一面踢。此时，从后面走过了一个人，问：“同志，你找什

么东西?”

“我在找……找……”杨东明一抬头，那人认出他来：“啊，杨主任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丢了什么东西。”

杨东明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随便走走！”

那人说：“你怎么没戴帽子？这天，起码有零下十五度，你把我这条围巾围上！”

此时，杨东明才发觉自己没戴帽子，可也并不觉得冷，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你去吧！”

那人只好往前赶路了。

杨东明继续踢着积雪，迟慢地向前走。他总希望，下一脚能踢出了什么东西来。他的脚踢在一块冻在路面的石头上，脚被碰疼了。他忽然问自己：“我丢了什么呢？我还没有得到什么，当然也无所谓丢失什么了……”但是，他分明感觉到自己什么都丢失了，不仅丢失了一切身外之物，而且连五脏六腑都丢掉了，连灵魂也丢掉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个冰冷的身体的躯壳。他现在一点力气也没有，他让这个躯壳倒在雪地上，睡着，永不再起来。那么着，可不一切都沉入茫茫雪原中，干干净净无牵无挂了吗？但即使在这黑色的旷野之中，姜之萍红肿的眼睛，含泪打毛衣的身影，墙上掉了一角的“囍”字，陆希扬嘻嘻的笑容，得意的口气，又叠印起来形成一堵堵墙壁，墙壁还齧着锯齿狼牙的石头，就好象溢洪道削过皮的山崖，向他挤压过来。他“啊”了一声，也许是一脚踩在冰溜溜上，滑倒了。

杨东明站起来，脑子清醒了些。他问自己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个共产党员，国家干部，你怎么这样脆弱？真真岂有此理！”

他开始恨起自己来，觉得自己太软弱，也许太“小资产”了！哪能这个样子呢？就说姜之萍吧，她是否真的爱自己，并不知

道。她给自己一件毛衣,表示关心,可她对所有同志都是那么关心呀!自己对她的猜想,完全是心造的幻影。所以,自己没得到什么,也就无所谓失去了。如果说,她对自己真有什么意思,也是自己拒绝了她。责任在我,我受到惩罚,是理所当然的!事已至此,用不着去多想了。再说陆希扬,以前自己把他当作朋友。难道你不知道姜之萍和我很接近吗?连办公室的胖王都和我开玩笑,你怎么会不知道?你如果知道,你利用朋友外出的时机,挖朋友的墙角,这是什么品质?可见,过去自己对他看错了。过分正直,过分天真的人,经常因轻信而上当。我去上海时,还嘱咐他好好照顾之萍,他可真的照顾了……可是,也许陆希扬并不知道我和之萍的接近。说穿了,只是“接近”而已,她没许诺我什么,我也没许诺她什么,一般同志关系而已!陆希扬和她接近,结婚,既不受舆论谴责,更不受法律约束,我是不应该错怪他的……

杨东明信步向筑坝工地走去。他离开四个月了,工地已经面貌全非了。被挤到南面的奔马河,已经封冻。河床上一片银白。河槽段失火以后,为了争取明年春天恢复施工,工人、民工正在不分昼夜地清理火场,挖出不合格的粘土。根据关达公的合理化建议,北段已拆除了暖棚。让粘土冻结实以后,一块一块往下撬。经过一段试验,比在暖棚中挖那橡胶似的粘土,效率提高了好多倍。

杨东明来到大坝北段工地,这里正用打眼放炮的办法,清理山坡上的风化岩石。几十盏一千烛光的大灯泡,象繁星似的悬在上空;在工地四角还摆了几台探照灯、聚光灯,把工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杨东明来到工地的时候,人们正在准备放炮崩冻土。不少工人、施工员、技术员认出了他,纷纷围上来和他说话;

“杨主任呀！你这几月去哪啦？”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还走不走啦？”“你要不走，回筑坝工区咱们一起干吧！”“你走这几个月，工地天翻地覆呀！闹了一场火灾，看看烧得……”“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局里原来要听点意见，也不至这样……”杨东明心不在焉地回答着，听着。一个拿着香头的工人说：“杨主任，你后退一下，现在要点炮！”

杨东明说：“噢！我也帮你点几炮！”说着，夺过来工人手中的香头，分为两段，又把另一段香头引着，那工人说：“我分工点火的共二十炮，我点这边十炮，杨主任点那边的十炮，点着了赶紧撤退！”

“还用你嘱咐？”杨东明看着这个工人。

在工地天天放炮，工区主任还不明白？工人笑了。只听工长一声哨响，大家一起点火。从堵好的炮眼中，伸出一根根白色的导火线。按规定，先点长的，后点短的。杨东明用香头一个一个地点着了，导火线冒着细碎的火星，发出吱吱的响声，点完第十炮，他看着十分有趣，竟然怔怔站在那里不动了。他脑中迅速闪出一个念头：“假如我在这里再站半分钟，会是什么结果？岂不是轰的一声都化做飞石、轻烟了吗？那可真有意思……”

那个工人怕主任点炮没经验，点着自己的十炮，往前跑了几步，忽然看见杨东明怔怔站在那里，回头拉着他：“快跑！”两人三五步钻进前面的掩蔽洞里。“轰隆隆！”外面开锅似的爆炸声，震得掩蔽洞沙沙落土。

过了一分钟，爆炸声停止，夜班工人从远近的掩蔽洞里走回工地，人们挑着土篮往外面挑碴。在土坡的东西两面，上上下下的人们，排成蠕动的几条长蛇阵。杨东明觉得周身充满了力气。不使出来，全身都要爆炸了。他挑起一对土篮，跑到基础坑内，